

京戲中的大喜劇：賣符捉妖

張象乾

狐精作祟狐狸報恩

京戲中的大喜劇賣符捉妖，是新正上演的大武戲。武生、武旦挑大樑，組班當老板，還可以擺列在最後一齣唱，作為大軸送客戲。一代武生宗匠楊小樓，開武旦當主角先例的宋德珠——四小名旦之一，就是如此唱法。一般演出，只能列為開場，中軸——倒第二齣戲，壓軸——又稱靠軸——倒第三齣戲。

此劇一般貼演，戲名叫做青石山。梅蘭芳出國演出，正名斬白狐，由朱桂芳上演。

早年演此劇，還准帶接劍斬狐。演全本叫做狐狸緣。但全劇的趣味化，完全在於賣符捉妖。

神化戲，也是鬧妖戲的劇情很簡單，不外乎有迷惑人的妖精，被迷惑的公子哥兒們，最後一定是請來天兵天將，擒住妖孽，不落邪不勝正的公式化。

在君主時代，以神明教化子民，於是乎稗官野史、演義小說、鼓兒詞之類的流傳神化故事，層出不窮。在如今看來，戲者戲也。但在愚夫愚婦的心目中，倒認為有其真實性。

不過，鬼怪之說，也不可一概視為無稽之談，迄今歐美，也有所謂靈魂學，西片更不乏有大

妖女題材。在我國狐仙鬼怪之事，蒲松齡所作之聊齋誌異，述之甚詳。關於狐精作祟、狐狸報恩的戲，也見之於此劇和全本包龍圖、虞小翠——徐碧雲新戲，翁倩玉在中影，曾以之改編，拍成古裝片，與武家麒合演。

二郎神楊戩捉狐精

有人問，為什麼戲中，稱狐狸精為九尾狐？按民間俗傳，狐狸若有十條尾巴，那就成仙得道了，缺一尾尚是未能修成正果的狐狸精。

罵妖媚的女人為迷人的狐狸精，駱賓王之討武曌檄文，也有「狐媚偏能惑主」之句，大概都是書中、戲裏的狐狸，均善變為女性的原故吧？

賣符捉妖，這齣國劇中的骨子老戲，在地方戲椰子腔中，叫做請師捉妖。不過，呂仙所請來的神祇，不是死後成神，威靈顯赫的關二爺，而是有三隻眼、勾金臉的楊戩。

扶乩之說，請神到還我頭來的關羽，有如此傳聞。在戲中也是只見他老人家死後報仇，活捉呂蒙、活捉潘璋。關於除妖捉怪，至少是老朽聽戲四十多年來，並未見及。

至於二郎神楊戩，除此劇外，所有神化戲、鬧妖戲，數他出場最多。如朝金頂，安天大會、

劈山救母——全本寶蓮燈，地湧夫人——半截觀音，不一而足，因為他是封神榜上知名人物。不過，早年此角勾臉，屬武淨行檔，如今演者，是武淨、武生都可以扮，但有者偷懶，不繪臉譜，而改為俊扮——本色臉——了。

戲中三隻眼的人物，殊不多見，除楊戩外，還有一位大回朝、陰回朝、絕龍嶺的商代忠良聞太師聞仲，僅此二人而已矣。

二郎神楊戩，在戲中均自稱為灌口二郎神。按灌口在四川青城山附近，乃是長江的發源地。當年洪水為災，生民塗炭，太守李冰父子，治平水患，當地農民，尊之為二王，故灌縣安瀾橋前，建有二王廟，敬奉的就是李氏父子。

但戲中將楊二郎，嬗變成了李冰的次子，更將寶蓮燈的楊仙姑——即三聖母，列名二郎神的三妹。

事實上李冰僅有一子，也不可能改名換姓？如此纏三夾二，則令人莫名其妙其土地堂了。

由此看來，二郎神非李冰之子，加稱灌口二字，易使人誤解，僅報名二郎神足矣。

椰子班之捉妖地點在青塵島，改為國劇，則移至青石山，也許輾轉訛誤，亦未可知。

閒話少說，「戲」歸正傳。

赤鳳仙姬九尾玄狐

話說某地青石山風魔洞中，有兩隻修煉千年，尚未成正果的兩隻狐狸精，一名赤鳳仙姬，一叫九尾玄狐。

青石山下，住着一位周姓人家，非常富有，僅有一位根枝獨苗，周員外自是愛如珍寶，望子成龍，教兒讀書上進，求取功名，也好光耀門庭。

不想九尾玄狐，看上了這位年輕俊美的周公子，於是幻化成美女，每天夜裏來迷惑他，以便盜取真陽，早列仙班。

周公子自從被狐狸精迷惑以後，形容日漸消瘦，終日書空咄咄，夜晚倒有精神，在房中又是飲酒，又是取樂的。

周員外從僕人口中，才知道寶貝兒子，被一美女所迷，自忖必是狐精作怪。當下命老僕，去請王半仙捉妖，以便治好兒子的病。

但是，半道上請來的雜毛老道，雖然號稱王半仙，却是有名無實的走方郎中，在鬼畫符、胡唸咒的時候，被狐精打得個鼻青臉腫。

這位王半仙，雖然是沒有領到中醫牌照的密醫，但還是真有來頭，他閣下真的是如假包換上八洞神仙之一的呂純陽祖師的高足。

王半仙被妖怪打得招架不住，撒鴨子就跑，無巧不成一戲，半道上恰好就碰到了洞賓老祖。呂仙問他，為何這般狼狽？王半仙叩頭如搗蒜，說是偷雞不着蝕把米，捉妖不成，反被妖怪揍得個發暈章第十二。

呂仙又問他，為何不用法術？王半仙苦笑答道，法術不靈，就飯給吃了。

儘管這位不爭氣的徒弟，丟人現眼帶砸鍋，但也不能見死不救，遇事不管。乃請值日功曹，轉請協天大帝關羽，帶領關平、周倉、天兵天將，下凡降妖。一場神妖大戰，終於收服了狐精，命關平用劍斬之，周公子才轉危為安。國劇對這一類的神怪戲，叫做鬧妖戲。

新春戲班開台，理應諸事大吉，為什麼要演鬧妖戲呢？原本是本着降妖捉怪，鎮壓戲台。才使得妖孽迴避，成年生涯鼎盛，不致出意外的事，等於是唱淨台戲一樣。

呂仙請關老爺斬妖

以往戲班，新正初一，就唱開台，也有「破五」才唱。當年高慶奎在上海，元日就唱羣臣宴。如今文藝中心，大都是農曆初五才開台演出。

這是武旦、武生、武淨、武丑、鬚生、老旦、小生、文丑各角齊全的大武戲，全武行大打出手，武旦有特技表演，演會了還有旦角的唱工——南梆子。以劇從影，早已退休，嫁作商人婦的于素秋，當年在上海，有賜十三根槍的空前絕後紀錄。早年名武旦閻世善、班世超、朱桂芳、宋德珠、李金鴻……，技藝均精湛，刀槍出手，快速如風——故老牌名伶閻嵐秋，藝名九陣風。台灣姜竹華，能踢八根槍，從未失手。其他僅踢四根槍而已矣，每下愈沉了！

武旦之打出手，源出自封神演義神仙鬥寶。這種特技表演，有其一套打法，除連續踢槍

外，還有捉鞭、盤刀、翻高台跌撲技藝。

武旦技藝，以巧出勝，要眼明手快，輕功紮實。和武生一樣，要朝於斯夕於斯的練才成。

所謂踢八根槍，就是打下手接槍，拋槍的神將有八人，餘類推。故下手配合，亦形重要。武生、武旦，都帶有經常合作默契好的搭檔。

說相聲的說得好，吃燒餅沒有不掉芝麻粒兒的，但武旦的打出手，仍以不失手為上乘。花旦踩軟躡——武旦上硬躡——後者更難，以便於表演。今有穿彩鞋大腳板丫子，不足為訓。

躡，內行叫做寸子，以言其小，即仿古代女子之三寸金蓮——小腳，練躡比之西洋芭蕾舞，雖異曲同工，但不知難上多少倍。

躡功，始自蜀伶魏長生——人稱魏三，練時長而苦，以足尖支撐全身重量，走起台步來，才顯得出潘妃步朵蓮花——嫵娜多姿之美。

打出手特技表演之後，表示妖怪來得厲害，正方——神仙擺陣捉拿，九尾狐迷陣被擒，武旦要走烏龍紋柱武功，這是向觀眾交待，妖怪經過掙扎後，力盡現出原形。

九尾狐與神將開打變形，口內含着的絨球，就是狐狸煉的內丹。

烏龍紋柱，又名山峯尖。武旦就地翻滾，頭下腳上，兩足朝天，交相扭轉，還得保持優美的姿式，這叫做舞躡。但如穿彩鞋，就不美了。您說是不是？不過，梨園行也不作興。

後來，大戰宛城的張綉刺繡，獅子樓武松殺嫂，翠屏山石秀殺潘巧雲……花旦也依樣葫蘆，走烏龍紋柱，便出了梨園行的規矩了。因此一武

功表演，早先是武旦的專利品。

此劇還有個名兒，叫做關平收妖，武生所扮演的關平，戲的份量，亦非常吃重。奉父王之命除妖，舞大刀花連唸帶走身段四邊靜，開打時與武旦有對刀，衆推楊宗師最好，人高馬大，真似天神下界。

南天門接旨，周倉有下腰，耍翎子、噴火等武功、特技表演。降妖前以翎尾涮青龍偃月刀作拂拭狀——以久未用此刀，走搓步。

周倉由架子花臉應工，扮相特別，臉譜誇張，正額勾水紋，死後成神繪火燄，背部內飾以物，使之突起，亦如黎判——鍾馗亦然。周倉臉譜，形似判官，鍾馗，正額圖形有別。

早年演出鬧妖戲，尚有火彩，此技已失傳。

關公人稱龜鬚子，意即供在神龕中的關係。

呂仙清香一柱，法鼓三通，要請關老爺前來降妖，值日功曹，去南天門投文。

女扮神將褻瀆神靈

排山一場，關老爺居中端坐，關平捧印，周倉持刀，分列兩傍，各有俊、醜八馬童，或立或臥，或倒或跪，並有兩俊馬童，合握一根馬條子——馬鞭，莊嚴肅穆。

關老爺在幕內唱完噴噴二黃導板，此時大幕，在武場急急風中升起，台上的演員，如木雕泥塑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唱完迴龍腔、元板，唸白後，吩咐捉妖去者，才一個個卸架子活動起來。事實上這是關帝廟，但却不叫排廟。

關老爺捉妖——也只是發號施令而已，可能

因為他是民間尊稱之為伏魔大帝的原故。

關氏父子——關子為關索。關平、周倉（戲中唸周將）為義子，均於死後成神，故額間要塗以金色，以金色象徵神佛之義——另還包括銀色。劇中關公唱哨啞腔，用小海笛伴奏，樂器發音高亢，演者需要有一條穿雲裂帛的好嗓子。

說來迷信，但您不信也得信。有一年紅生泰斗李桐春，演青石山開台扮關平，演關公演員的座下，有一女扮的神將，站着站着，突然無緣無故的倒下去了，只好抬進後台，有人說是不潔，褻瀆了神靈。這是已撤消的明駝國劇隊在文藝中心演出的，老朽親眼得見。

今演此劇，已然是少頭無尾，單演中間。

演全本，赤鳳仙姬就是老狐，即戲中的狐化身——胡化身，分由花衫、老旦扮演。武丑所扮的鬍子，乃是九尾玄狐的化身。另有娃娃丑扮的書童，老生扮的周員外——取名周繼昌，小生周從倫——也有叫做周德龍，老三花臉扮的蒼頭——老僕，主角丑扮的王半仙，班底扮的值日功曹、雲童，武行扮的神將——馬童。若人手不足，買符人還可趕扮後出場的雲童。

正工鬚生扮呂仙，手持拂塵，道家打扮。但在髮邊插一朵花，可能由三戲白牡丹而來？

呂仙，主配角都可演，唱腔有二黃導板、迴龍、元板。其中出場的迴龍腔，唱的是：進步兒出洞府散淡精神，應是散散精神之誤。以道家如閉雲野鶴，淡泊名利，可算是散淡的人——如空城計孔明所唱：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。但散淡二字，和精神擺在一起，語句就不相連貫，涵義

就欠通之至了。

在講神捉妖前，呂仙於夜晚，還有大段二黃元板的唱功，可是由配角演就偷工減料了。

風趣絕頂笑料一籊

單說賣符捉妖，這齣風趣絕頂的戲，笑料之多，可不是一眼。

這位王道士，出場唸數板字字雙：自幼出家隱仙觀——混飯，人人稱我是王半仙——謠言，手中常拿斬妖劍——搗亂，無非是混人家幾文錢——抽烟（也有加唸：吃飯、抽烟）。您聽聽這詞兒，是不是自個兒洩自己的底，真是噱事兒，呂仙怎麼會收了這麼一位不爭氣的徒弟？老伶工可真是編得好——損。

您再聽他閣下報家門——表白自個兒貴姓大名、身世：咱家王道士，曾拜洞賓老祖為師，學會了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，不敢說是成佛作祖，總算是修個半身不遂。是我在青石山下，擺了一座卦攤兒，帶賣靈符。唉，也不過是騙哄迷信的愚夫愚婦而已。您聽這一大段京白——類似國語，他還是王道士吶，都粘了山羊鬍子了。總算是修了個半身不遂，倒是實話實說——沒有修了個半仙之體。也不過是騙哄迷信的愚夫愚婦——也有唸愚人，真是噱事兒帶噱人，原來他閣下又是個神棍。

唸完：看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免掛棚去者——也有唸掛棚走走，叫起板來唱四句西皮元板——最早唱梆子十三咳腔：我本是上方一洞仙，玉帝爺將我降下了臨凡……。

吹牛不打草稿，他閣下可以算得上是一蓋仙還差不多——對不起，不是指夏教授，您哪。

再一說，既不是天上神仙犯了錯兒，玉皇大帝爲什麼將他譴貶凡間？又是自說自話，自個兒往臉上貼金。

其中第二句唱詞：降下了臨凡，欠通。而降、臨二字，意義又重複，應改爲降下了凡間。

王老道掛起了王半仙的招牌，開始賣符。這時要上幾個買符的人，用老旦、末、外、生分扮，都是底包零碎角色，裝着牙疼、腹痛什麼的。老道看病，要以逗樂子爲主。上到最後一位買符的，拿了符不給錢。在王老道追着要錢的時候，周府上的老蒼頭，暗上，一句不言語，抄了招牌就走，老道只好轉過頭來把老頭兒叫回，問爲什麼打他吃飯的傢伙？老頭兒說，您不是王半仙嗎？我們家公子爺被狐狸精給迷惑了，請您去捉妖。老道說，往日捉妖，是小徒孫給拿包袱，今日個沒有人代我拿去不成。老頭兒問，您的徒孫兒往那裏去了？老道說，六月裏吃西瓜——燙死了。吃西瓜會燙死？這是正話反說，一眼。

老頭兒乃自告奮勇給拿包袱，老道向前深施一禮，說勞您駕，委屈您就當作我小徒孫兒地，找了老頭兒一個便宜。

到了周府，老頭兒問是什麼妖怪？老道說是棒錘精，要請天兵天將下凡，撒下天羅地網，才能一舉成擒。老頭兒問要供些什麼？老道說，不但要上香外加供品（可隨意說），而且這蠟——指蠟燭，還得您自個兒做（坐）。坐蠟，老頭兒知道老道又在調侃他。說您才坐蠟呢。

對口相聲諷世斥俗

以下的詞兒，不但如對口相聲，還有點兒風世斥俗，對神仙大不敬，您不妨再洗耳恭聽：

老道說，要元寶多少多少。（丑角嘛，改說現代化的詞兒新台幣、美金也可以，更爲逗眼。

）老頭兒說，太多了。老道說，不多不多，來的神仙太多了，一位能分多少？此臭包（老詞兒是紅包）可拿的少得多呢。

接着，老道又要鴉片烟、賭具。老頭兒說，要這些個東西幹什麼？老道說，神仙也會抽烟、打牌呀（有的還可以加說梭哈呀，跳脫衣舞呀等新名詞）。老頭兒說，您怎麼知道？老道說，我成天伺候神仙，怎麼會不知道呢。

老道叫打鼓佬，響樂器請神，又把老頭兒的腦袋瓜兒，當作了肉球，要弄了半天。

老道又唸百家姓。老頭兒問，怎麼唸起百家姓來了？老道說，妖怪姓什麼，你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才唸百家姓，一唸到妖怪那個姓，他就出來了，我仗劍就把他給殺了。可是，老道唸了一陣子：趙錢孫李……，壓根兒就是胡謔的，那兒有什麼妖怪的蹤影？

老道裝着請神仙，先教老頭兒，把包袱拿來，打開來一看，老頭兒可說了話了，問老道要法衣作什麼？老道說，捉妖的時候是法衣，到了晚不响睡覺的時候，就是被子了。老道又自個兒消遣自己一番。老頭兒被老道作弄了半天，火兒大了，也出其不意，把老道摔了一個大筋斗，消消氣。老道爬起来問，看見了神仙沒有，老頭兒說

，看見了。老道說，沒看見說看見，是個王八蛋。老頭兒反唇相譏，你才是個王八蛋。針鋒相對，合着誰也不吃虧。

老頭兒說，您看見了沒有？老道說，下面坐的都是神仙——指觀衆。老頭兒問，那站着的是誰？老道說，那是聽聽兒戲的（這是北平話，幽默未買票沒有座位看白戲的）。

畫符老道調戲妖怪

畫符時，老道問周宅有幾道門？老頭兒說，有大門、後門，公子爺的臥房三道門。

老道鬼畫完了第二道符，教老頭兒貼在他坐椅之後，老頭兒却故意的跟老道開玩笑，貼在了老道的臀部上，老道撇口大罵，我教你貼在你們家後門，您怎麼貼在老道後門，樂得觀衆哄堂大笑。在貼第三道符的時候，九尾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來了，老道只好硬着頭皮向前，老頭兒說，那就是妖怪。老道說，那有這麼漂亮的妖怪。老頭兒說他會迷人。老道說您教他迷惑我幾天成不成？老頭兒教老道去殺，老道說殺了他誰償命？老頭兒說我償命。老道把寶劍遞給老頭兒說，你殺了他我償命。老頭兒說，你不是有法術嘛。老道說在這兒等着我啦。老道調戲妖怪，被打得七暈八素，躲在桌子底下，抱着桌子腿直打哆嗦裝昏種，還硬說是捉到了妖怪。老頭兒嘲笑說，那是桌子腿。到後來還是呂仙查出是九尾狐精作怪，老頭兒向老道說，你怎麼說是棒錘精呢？老道強辯，我只看到一條尾巴。老頭兒說，你才是贗事的呢！老道自我解嘲，誰說不是呢？